



种花得瓜

文字 张秉文

从弟弟那里要了一点死不了花籽，种在闲置半年的花盆中，天天浇水，期待着冬天来了案头有一抹自己播种的绿意，给室内增添一点生机。

半个月过去了，花儿出来了，毛茸茸的小瓣儿不是死不了，而是一棵瓜苗。这种瓜苗我没有见过，看叶子像葫芦，看藤蔓又像是西葫芦。瓜苗儿可不在乎我这个主人对它身份的甄别如何，一天一天可劲儿长高，到了半个月，悠然自得地爬上我搭好的架，居然有了花蕾。花蕾后面分明是豆大的小瓜。花终于开了，在一个早晨；瓜终于开始长大了，是椭圆形的，像香瓜，但又像不是。

种花得瓜令我产生种种想法，想来想去也就见怪不怪了。

花盆闲置后放在阳台的窗台上，那里摆有一张圆桌，是我早课写字的地方，晚上下班回来也坐这里歇息、喝茶、吃水果，花盆成了临时垃圾筐，夏天吃瓜随手就将瓜子甩在里面。正是有心种花花不

开，无心栽瓜瓜却来。我为它拍照发上博客，网友们觉着好玩。博友凡鸽说好好养着，进入冬季瓜叶会变为金黄色，很漂亮的。

听从博友建议，我天天早晚浇水，更精心地呵护着，期望有一天瓜儿长大，成为家里冬日的一道风景。不幸的是几天以后，两个小瓜颜色开始发黄，没有几天就脱落了。没有果实，藤蔓和叶子倒长得旺实，招人喜爱。又过了几天，叶子开始枯萎，像霜打了一样，藤蔓也开始萎缩、干枯。显然，不是缺水和缺乏养分的原因。我自己责备自己，一定是精心呵护过度了，才得到了这样适得其反的结果。

弟弟在单位负责绿化工作，办公室的后院空闲地方每年总要种一些这样那样的瓜果蔬菜。他来家里看到我把已经枯萎了的瓜还供在窗台上，一把拔掉扔进垃圾袋，说：“一棵破瓜有啥值钱的！”说罢，他从衣服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小

心打开，露出五粒葫芦籽。他神秘兮兮地说：“这是草里金，一个玩葫芦的人给我的，就长手指头那么粗，适合在花盆栽种，是名葫芦。”一棵不知名的瓜换一棵知名的葫芦我当然高兴。不过，我高兴得太早了，葫芦种下半个月还不见出苗。我打电话问弟弟，他问我是不是按他说的两三天给花盆土里洒一点水，见湿就行了？我说是的。他说：“那就怪了，同样的种子，我种的都出来了。你动花盆土了没有？”我说：“没有，只是看花盆土不足，添了一点。”他听后说：“你把葫芦籽埋得太深了，出不来了！”

与弟弟这番对话使我恍然大悟，前番种花得瓜，是物竞天择，自然生长之规律；后来把自然出生的瓜养死，种葫芦不出苗，是不懂植物生长规律的我制造的孽果。

由物及人，不懂会惹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的，我当警惕，这就是种花得瓜的收获。

生活·小酌



贾云龙画作

晨曦

冯焕瑜摄影作品



感言诗(二首)

牛青山

重访杨家岭，心神寻故人。
黄河淘不尽，延安英雄魂。

(2005年，到延安时有感而发，成诗一首)

革命旗帜，鲜血奠基；
执政数载，当忆往昔。

(2011年，再去井冈山时也写了一首感言诗)

说金鱼

北京人喜养金鱼，年代久远。《明昌遗事》载，金章宗完颜璟在金中都修建离宫别苑；于中都郊圻(今北京天坛池北金鱼池一带)掘土烧制砖瓦，利用窑坑开凿“鱼藻池”。《天咫偶闻》载，鱼藻池俗名金鱼池，在天坛以北，金章宗(1190-1209年)曾幸之，有瑶池殿，久废。《帝京景物略》则云，金代故有鱼藻池。旧志云：池上有殿，榜以瑶池，殿之址今不可寻。池泓然也，居人界而塘之，柳垂覆之，岁种金鱼以为业。直至清乾隆年间，金鱼池依然是夏日游人饮酒玩乐的场所。《日下旧闻考》载，金鱼池素养金鱼，以供市易，都人入夏至端午，结蓬列肆，狂歌轰饮于秽流之上以为愉快。清光绪年间，金鱼池饮酒玩乐场景不复存在。民国初年《金鱼池记》载：“天桥以东有金鱼池，周数亩。池洼，故多

积水，居民以之蓄养金鱼。池昔为官产，养鱼者按时备红鲤贡于宫中，以备御膳。”以后，废除了向宫廷贡红鲤的规定，养鱼业遂转向民间市场。当时，经营金鱼业的店铺叫鱼庄，时有知乐、永顺、长海鱼庄数家，其中，知乐鱼庄最为有名。知乐鱼庄院内有鱼缸百数十具，砖砌鱼池八九个。

祖居金鱼池以养鱼为业的鱼把式有徐氏、牟氏两大世家。乾隆年间，徐氏为宫中代养金鱼，虽然没有官职，却是有俸禄(家庭从业人口每人每月俸银三两)、穿朝服的养鱼户。金鱼有许多品种：珍珠、红头、帽子、绒球、望天、龙睛、狮子头、水泡眼……老鱼把式根据鱼的变种可以杂交饲养出很多珍奇品种，当时，一对珍品金价值银洋20元左右。金鱼为鲫鱼变种，因其色赤、鳞片闪烁若金，故名金鱼。北京人

把宫廷四尾金鱼叫做“金鱼”，而把两尾金鱼叫做“小金鱼儿”。小金鱼儿与金鱼的价格相差悬殊。

旧时，北京人养金鱼成为风俗习惯。每年正月，小贩挑着鱼挑子，走街串巷地吆喝：“嗨，大小——小金鱼儿！”人们闻声纷纷走出家门，围着鱼挑子挑选、购买，以图个“吉庆有余(鱼)”的吉利，讨个“年年有余(鱼)”的头彩。进城吆喝叫卖的大都是通惠河边高碑店产的草金鱼，俗称“小金鱼儿”。小金鱼儿色泽金红，只有单尾，与小鲫鱼体态类似。小金鱼儿价格便宜，贫穷百姓买上两条小金鱼儿，既哄了孩子，又图了吉利，还讨了个“年年有余”的彩头，何乐而不为！

北京四合院，世界闻名。旧时，有句老话：“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不愧为北京四合院的真实写照。不同的四合院里都有鱼缸，但饲养的金鱼却大不相同。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大户人家，专门请鱼把式伺弄金鱼，每天为金鱼换水喂鱼虫。像醇王府、同仁堂等大户人家饲养的金鱼均为名贵品种。

1914年10月10日，为纪念辛亥革命，

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正式对外开放，许多大户人家义举，同仁堂乐家向中央公园捐金鱼，占所捐金鱼总数的70%以上。中山公园特地请徐家后人饲养金鱼，从此，中央公园多了游人驻足观赏金鱼的场景。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提出把官僚豪门公馆的奇花异草和金鱼集中到中山公园供人民大众观赏。为此，中山公园收集了许多珍奇花木和名贵金鱼。中山公园饲养金鱼的木盆，行话叫做“木海”。自此，木海周边许多游人驻足观赏金鱼：绿水轻波，金鱼游哉悠哉，悠然自若，美丽动人，观之人心醉，视之似游仙……

文/官庆培

